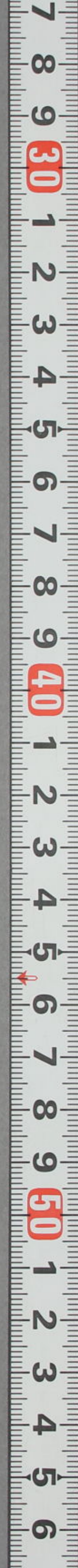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1卷3
403
68



13
403
68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人事部六十九

正直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為司隸校尉言議切直無所回撓故不至公輔王基薦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擇才遣荀勗及和嶠重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嶠曰臣以為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千寶晉紀曰高貴鄉公薨太祖會朝臣而謀其日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垂涕而入太祖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太祖曰不可為更思其次泰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
卅八年八
月諸人
悼山同
郎君田
所購以
贈資一
書圖

曰但見其進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復問
鄧粲晉紀曰初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顛以爲敦剛復不
仁親害乎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敦旣尅石頭顛與戴淵
共詣敦謂顛曰伯仁卿負我顛荅曰公戎車內侮下官親
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負公又問淵吾此舉
動天下爲何如荅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識者以爲忠敦笑
曰若思卿能言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恭則雅性方範不畏強禦丹陽尹栢
景頗以佞事司徒導甚昵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
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
公與栢景造滕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又曰初庾冰兄弟每說顯宗國有強敵宜須長君顯宗晏
駕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

冰等不從遂立康帝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
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觀
升平之世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銜命慰勞會
周顛被殺彬往哭顛旣而見敦敦恠其有涕洟問其所以
彬日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
汝復何爲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邈焉難
逮其有何罪而致禍戮勃然數敦曰兄抗旌內侮戮殺忠
義謀圖不執禍及門戶敦大怒厲聲曰爾之狂悖乃可至
此爲吾不能殺汝耶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脚
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脚痛孰若頸痛
然猶以至親忍不加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淮陵內史虞珖子妻裴以尺牘辯

利兼服食絕穀常衣黃衣狀若學道司馬道子常延致甚
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談衆人皆
爲降節王恭辭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宰相之
坐有失行婦人一坐竦然道子爲慙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進元城屠谷人也爲刺奸
外部都督糾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又前涼錄曰沮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
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聞寧
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縛
訖發印以告從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
論禕遷居延令

又前秦錄曰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性
剛愎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如仇讎每朝見之略不與言

人謂之曰董尙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何雞狗而令
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故說苻生誅之及刑榮謂墮
曰君今復敢不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
小字也
後魏書曰尉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領軍
元叉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聿獨長揖不拜出爲涼州刺史
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之聿拒而
不許
又曰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
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
有用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
度民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覽而善之入欲陳奏
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

聞乃起於世祖前摔樹頭擊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寔爾之罪世祖失色放棊曰不聽奏事實
在朕躬樹有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與百姓
又曰游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勅肇有所降恕瑩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又曰于烈世宗初咸陽王禧當權遣家奴傳信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伏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典
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以報禧禧遣謂烈曰我號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曰其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其剛直遂議出之乃授恒州刺史
又曰于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劔杖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

遷侍中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不少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又曰錄尚書高陽三雍欲以令史朱暉爲廷尉評頗煩託吏部尚書元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順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奔於地順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

周書曰王羆字熊霸陵人也質直木強虺物平當州聞敬憚焉

三國典略曰初周萬年縣令樂運抑挫豪右時稱強直帝甚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減令奏聞至是召運赴行在

刑既至問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帝曰卿言太子何如人也運曰中人時齊王憲等並在帝側帝顧之謂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唯運獨云人中方驗之忠直因問中人之狀運曰班固比齊桓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超拜運爲京兆郡丞

吳均齊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也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待之意甚厚高祖謂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肯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旣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勅敵高祖大笑嘗又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

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

又曰栢彥範爲大理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常謂所親曰今旣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又曰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蘇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己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詔慰勉遽令弃竹於江中又曰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憲宗以李絳爲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叶絳性剛許每與吉甫爭論

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武元衡從父弟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觀於淄上歎曰使國可長保而傳之子孫豈不樂哉晏子曰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如避熱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馬而反之曰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曰臣聞下無直辭上有墮君民多矯行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直禁是君之福也於是令別跪倍資

又曰景公見梁丘據公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

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則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

尸子曰范獻子遊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洵捨揖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洵曰善脩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汗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託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鄣水源而欲其流也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脩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舫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既有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昔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皇帝仰天歎曰吾德出乎五帝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大怒曰令之前

若何以言我桀紂之道也速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陛下築臺于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麗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耳何暇比德於五帝欲官天下哉秦皇帝聞然無以應面有慙色

新序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賴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況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簞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慙焉

又曰晉平公閒居帥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日子之默默

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默默而臣不得預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愬而君不悟此一默默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颺高不肖處賢而君不悟此二默默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邪臣貴而君不悟此三默默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在傍而君不悟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默默也國有五默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默默何害乎國家哉

又曰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到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賢者其臣言直向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郭子曰王舍爲廬江含字與弘貪強狼藉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曰是恪勤袞職脩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

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勲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譽譽
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
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衆
人默然慙愧

華陽國志曰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
之李密至縣中山王過欲徵芻蕘薪蒸密引高祖過沛賓
客老幼禮桑梓之恭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本國
望風式歌且儻誅求之疲所未聞命後諸王經過不煩溫
縣

又曰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拜諫議大夫西域獻幻伎天
子與公卿觀之禪獨伏不視

李固外傳曰梁冀欲立清河王蒜常侍曹騰聞議定見冀
曰清河爲人嚴明若遂卽位將軍受禍不久矣冀更會議

立蠡吾侯子唯固與杜喬深據本議相帝立固與杜喬以
本立蒜下獄太后詔出固翼乃復令黃門常侍作飛章虛
奏收固等繫獄皆死京師諺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
封侯

孔融別傳曰表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
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
氏歸罪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
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纓綬縉紳所以瞻
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便當
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樊英別傳曰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英詔切郡縣駕載上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八 九
道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疾不肯赴乃強輿入殿猶以禮不
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
君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
命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朝猶不
可得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
肯之尊又何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
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置羊酒
語林曰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
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馮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
夏卿自同姦邪阻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進
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
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

王符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
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
 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又孔子閒居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孔
 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左傳文上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叟駢送其孥孥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
 軍之佐同官故也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從人史駢也欲盡殺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賈氏以報之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墳

又襄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已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譖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又昭七年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魏舒魏戊為梗陽大夫戊舒之庶子也梗陽在太原也魏子謂成鱒鱒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

我為黨乎對曰何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踈一也論語雍也曰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之曰汝得人焉耳乎汝為此宰寧得賢人與之耳語助也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史記曰邑人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小大劇易眾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甚公平

又曰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稽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利天子器之東觀漢記曰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髫童介然

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盜賊起宗族在兵中穀食饑貴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廩莫不稱平

又曰陰興字君陵盡忠竭思其無益於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張宗鮮于褒不相喜而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薦之張汜杜禽之徒與興厚善以其華而少實私貨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尹閭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長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清河人初爲梁冀弟胤舉孝廉正月

初歲百官朝賀翼恃豪勢不卹王憲帶劔入省陵主臺中威儀呵翼使出勅羽林虎賁奪其劔胤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伐也荅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德誤見擢序不敢阿公以報私恩胤有媿色

華嶠後漢書曰蔡孟喜汝南頓人以禮化鄉里鄉里有諍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官渡之役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

又曰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殺陳平

生甚欣太守喜日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翼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典略曰荀彧在臺閣不以私欲掠意或有群從一介才德實薄或謂彧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耶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眾人其謂我何其持心平實皆類此也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為南陽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為外劇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為民也郡外劇則於役調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遂言為外郡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心

公如此

又曰魏國初建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崔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如五官郎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太祖貴其公亮

蜀志廖立傳曰諸葛亮為人公直表廢立徙汶山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社矣

又李嚴傳曰亮表廢嚴徙梓潼嚴聞亮卒乃發病死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騁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故蜀志評曰諸葛亮之為國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

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頤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
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麓暴好殺既
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詩曰天下未定關
將如寧者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原寧卒得其用
徐廣晉紀曰劉弘字和季在襄陽帝在西京命弘選良才
乃稱守宰徵士武陵五朝字世朗高尚荆士牙門將魯國
皮初有勳江漢弘上言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內史詔
以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
襄陽弘曰夫惣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
國推實吾惣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乃表陟婚
親舊制不得相臨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奔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
欲令琛止奔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

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詣
奔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
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
欲聞

周書曰王羆字熊京兆霸陵人也性嚴急處物必當每至
享會自秤量酒肉給付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宋書曰張邵有佐命功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
尉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日子陵
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唐書曰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任惣百司虔恭夙夜盡
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之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而
緣飾以文雅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
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

又曰張文瓘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莫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平不以來前與人不可言又曰奚陟字躬卿知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時以為稱職平不以來前與人不可言又曰韋承慶自天授己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平不以來前與人不可言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銓敘人倫稱為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黜吏觀時任數頗為時論所譏尸子曰自井中窺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望之則見其始出也夫私心井中公正丘上也慎子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又曰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為均也使得美者

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故者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國語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趙孟獻子韓厥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奸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登之而夕戮其車車車僕也宣子召禮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而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天聖不...家語曰澹臺滅明公正無私韓詩外傳曰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易行又曰楚有白公之難有壯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何乎壯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

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如是何不返也壯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韓子曰古之全大體者則天地觀江海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主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己而不在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又曰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荆伯柳為守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解狐舉其讎荆伯柳文侯乃用

又曰為人臣者北面委質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又曰解狐薦其讎以為相其讎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周語曰舜有商均此腹蘗居秦鉅姓子男子通稱蘗讀如大車嗥嗥之嗥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為之賜賜而令吏弗誅腹蘗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又曰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乃舉其讎解狐又問國無尉其誰可乃舉其子午孔子聞之曰祁黃羊可謂至公也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為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也公正公則天下平矣其

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

又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

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

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天下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猶私

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又曰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翳翳扇非愛

妻也清有餘也清聖人不為私非愛費也節乎己也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

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選俊

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寧

莊王從之賜虞丘子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

少焉而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

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奸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族

也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今立廷理者將以伺犯王

令察觸國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

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吾生無

義吾不若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

理懼遂刑其族人

又曰晉文侯問於咎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盧子羔
可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於君得爲西河守
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
射子矣
周生烈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
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
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
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所外內
任子曰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
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
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
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脩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
遣私情以標至公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
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
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我私臣吏兒子亦不
欲有所私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應事與州將賤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
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
叔魚之罪石碯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忌孟
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
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摠天下賢臣之所以
奉上民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之可不勉

哉

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旨之作蓋聞閭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係其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稽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實又觀其鑿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恡弃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立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信
 謹慎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豚魚喻下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
 其次聞言而信其次見行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衆皆
 不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猪何為
 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
 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信

謹慎

信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豚魚喻下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

其次聞言而信其次見行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衆皆

不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猪何為

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

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

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禮記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又曰忠信以為甲冑左傳僖中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用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呂氏春秋

日期原不失去之也明年復伐與土期必得而反原聞之

乃下衛人曰文公信至矣乃歸之故曰攻原得衛新序云

溫人聞之而降故曰伐原得溫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契王室無相

害也君子謂是盟也信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將會曹子進曰君之

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自傷與齊侯離不能復也曹子曰

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莊公升

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壓境

齊數取魯君不圖歟君謂齊桓公也不願請汶陽之田管

仲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已曹子標劍而去之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

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僖公曰晉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廢長

而立幼如之何顧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問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

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

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論語學而日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

又顏淵日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恃急者信也
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太蒙之人信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
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
而食王曰誠哉是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其信故遂罷兵
去

又曰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
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
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

漢書曰季布楚人以任俠為名以然諾聞楚人為之諺曰

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到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
馬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乃
止乎野亭須期而入

又曰任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牘輒休遣繫囚徒各使
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
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悅之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為
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
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後期
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
結言爾何信之審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
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又曰高湖及銅馬餘衆降光武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哉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諮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欲出官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果至晉陽秋日陸抗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唐書曰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

不去衆咸歎服

鬻子曰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

列子曰子華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也出行垆外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聽之因之子華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犁黑狎侮欺給無所不爲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傷因復指河曲之隈曰波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

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獲

珠焉衆助同疑也昉始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
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
而給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尋子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
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
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子之勢能使存者亡亡
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
措利害之所著也心一而已物無逆者如斯已矣今昉知
子黨之給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
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尋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
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動天地感鬼神

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嶮入火水而已哉

孫卿子曰君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長在上有信小民不
待探籌投鈎

莊子曰夫交邇則相靡以信交遠則忠之以言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券契不爲人
信人自用之

韓子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天疾風左右止文侯文

侯曰不可以疾風故失信遂犯風而往戰國策同

又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

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愛之荅曰臣

亦愛臣之信

又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日子爲我織組合如是組妻織組

其善吳起日非語也使衣之而歸妻父往請之起日家無

虛言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乃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償此表者仕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還來謁之吳起見而仕大夫又復立表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又曰晉文公伐原示信明年復伐之與土期必得原然後返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信爲至矣乃歸晉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始公非不欲原也不信得之不若勿得必誠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本矣

又曰人主必信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況乎人事君不信則

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君人則膏雨甘露降寒暑四時當矣又曰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劔至於壇上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均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案劔當兩陛之間曰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

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也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乃從此生矣

賈誼書曰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諭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信

又曰胡人彈骨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越人齧臂中國啜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說苑曰魏太子謂經侯曰主信臣忠此魏國之寶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九子之寡母也臘日祀畢悉召諸

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

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謂請也諸子皆稽首唯

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

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視私家願與少子俱

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

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待夕而入

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召而問之曰母從北來至閭外

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是以召母也對曰妾不幸早

失夫獨與九子處臘日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

期夕而反妾恐其醕醑醉飽醕醑合聚飲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

失早故止閭外盡期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穆公賜母

尊號曰母師使朝謁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

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恕為人篤信言不宿諾

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雪電冰雪無不必至嘗從建業

還家辭大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

觀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

皆以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忽至一座盡驚
諸葛亮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帝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劔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以計日皆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帝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王符論曰夫十步之問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謹慎

易頤卦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堯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毛詩蕩抑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

君子慎其獨也

又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是故君

子先慎乎德

論語學而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又爲政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齊戰疾

又公冶長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語曰孔子入后稷廟左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漢書曰成帝爲太子寬博謹慎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曲者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第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又曰金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應其篤慎如此又曰霍光人禁闔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又曰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人亦非敢口又曰孔光性周密謹慎時有所言輒削藁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廷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此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尙書寵性周密重慎時所表薦輒自手書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又曰樊楚字文高爲尙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劍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又曰陰識爲執金吾居位數十年與賓客語不及國家其重慎如此

又曰蔡倫字敬仲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下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

又曰樊宏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為人謹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勅驕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羅其患又曰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曰龐伯高敦厚周密吾愛之重之願爾曹效之又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周密謹慎特親異之又曰皇甫嵩爲人愛慎勤盡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

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王隱晉書曰李康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慎當勤當清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問臣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吾對曰慎乃爲先夫清者不必慎慎必自清上曰卿言得之矣

晉書曰羊祜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制曰選曹銓簡人才宜得恪謹寡欲抑華崇本尚書朱整周慎勸讓以自居是其人也後魏書曰庾岳代人也置相州卽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

百姓稱之艱舊有園池時菓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菓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齊書曰封隆之字祖衷渤海脩人也性寬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策密以啓聞上書削藁罕聞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隋書曰高穎字昭玄渤海蓆人也少明敏尤善詞令所出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皆世無知者
又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平安人也從入官已後典機務甚密慎常云古不言溫樹何足稱也
唐書曰溫彥博自掌知機務卽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不其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天生靈
又曰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

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又曰楊再思在位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規彌然慎畏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又曰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太公金匱曰黃帝日子之居上搖搖恐夕不至朝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

有隨之

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馬恐失民意若履薄冰蛟在其下

又曰若行獨梁不為死人不辨其容

殷康明慎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魏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也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人事部七十二

勤

儉約

儉嗇

尚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又大禹謨曰克勤于邦

又金縢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又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又周官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左傳宣下曰邠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

民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又宣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禮記祭法曰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部署不用輦晝甲夜乃解偃讀衆書
乙夜盡寢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又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爲
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
又曰班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
又曰王丹字仲回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與
而勞之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爲刺姦令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
寐太祖嘗夜微出覘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衣覆之而去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艾值歲凶又爲區種身被烏
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吳志曰諸葛恪征淮南以膝膚爲都督掌統留事膚白日

接賓客夜省文書或至曉不寐

王隱晉書曰陶侃少長勤勅自強不息常語人曰大禹聖
者乃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

晉書曰任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

唐書曰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
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
其貴而伏其博

杜預自敘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
事知無不爲

夏仲御別傳曰夏統字仲御永興人與母兄弟居恒星行
夜歸求稻求食母老病不悞家事仲御四鼓起洒掃庭內
鑽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

孟子曰鷄鳴而起孜孜爲善舜之徒也

淮南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
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
也
又曰跬步不休跛驚千里積累不輟可成丘阜
鹽鐵論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簪墮不撥冠挂不顧

儉約

尚書大禹謨曰禹克儉于家

周書曰文王疾召太子發曰吾栝柱茅茨蓋爲民愛費也
禮記檀弓下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又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
君子以爲隘矣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清廟茅屋大輅越席大羹不致
粢食不饗昭其儉也

又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襄公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襄五年曰叔向曰子展儉而壹

又哀上曰子西曰二三子無患矣吾聞昔鬻閭食不二味

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

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公羊傳宣公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入靈公望見再拜

欲諫以盾出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俯而闕其戶方食

魚食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見子

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可復見君遂

刎頸而死

論語里仁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秦伯日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以節約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性節儉雖爲二千石常衣布躬莖養馬妻炊爨飲食受俸祿常取赤米

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又曰李恂爲兖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爲東海令人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又曰朱寵子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受

張璠漢記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范曄後漢書曰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食乾飯茹菜

又曰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

又曰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魏略曰常林字伯槐厯宰守刺史所在檢身節用其家常飢乏糟糖糲弊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馮凡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吳志曰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爲尚書僕射不服精細食不重膳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食親嘗之對之歎息晉書曰帝以山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蓐禮秩崇重時莫爲比濤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

王隱晉書曰李膺歷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晉中興書曰王廙爲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鄭夫人袍無文繡其恭儉率下如此

又曰陸納字祖言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綱紀白日宜裝

幾舫納曰吾家不在此已勅私奴乘駕裝并食糧米無所須也臨發載被襪而已其餘皆封還官

崔鴻十六國春秋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脩清苦之志有一單裙十年不澣

又前燕錄曰太尉楊鷲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鷲母李氏博學有母儀慕容晃常升堂拜劬性尤清儉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餘財

後漢書曰孝文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宋書曰文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竿故請改易之輦席舊以烏皮緣欲代以紫皮上以竿未至於壞

紫色貴並弗聽也

竿音貢

又曰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顯盛

稱己爲過矣

又曰顏延之性既褊傲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迴隱故論者多不與之居身清儉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勅中書舍人栢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瓜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復太始增其光麗留此著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卽時打破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瓜以用鐵迴釘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又曰太官進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又曰大始已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華僞不

得作成綉裙衣道路不得着錦履不得作局腳檉柏牙牀箱籠錦緣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

又曰王遠之字宜約琅琊沂人也少好學儉素衣服不浣几案塵墨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臨沂人不好聲色衣裳服用取給而已

梁書曰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衣傍無姬侍

後周書曰辛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志量溫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

唐書曰虞世南隋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又曰李藩爲相憲宗謂曰前代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
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是用繫於
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
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唯當
上下相勗以保此道
又曰于休烈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
恭儉深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色而親覽下士推轂後進
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矣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犛羊之裘以韋帶劍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差而菲庖廚舂湯寢黃屋駕
而乘露輿

魏武別傳曰武皇帝子中山恭王衮尙儉約教勅妃妾紡
績織紵習爲家人之事

相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時俸盡食醬蹕上聞之數戲
曰卿家作醬頗得成不詔曰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梁大
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
給媒弩
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有范仲翁鹽豉蒜果共一筭言其
麤儉也

會稽典錄曰陳脩字奉先遷爲豫章守性清潔恭儉十日
一炊不然官薪
殷康明慎曰古人云驕奢人之殃恭儉福之場
古今善言曰靈帝時欲用羊續爲三司而中官求其賂續
出黃帛補袍以示使者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麩麥飲化益之玄醴折
張騫大苑之蒜豉晉國郇瑕氏之鹽
魏武令曰吾衣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
衛顛奏曰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重肉衣不錦繡茵席不
緣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

儉嗇

毛詩曰汾沮洳刺儉也

沮洳漸也

又曰葛屨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

又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史記曰魯人俗儉嗇曹氏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儉約俛有拾仰有取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恡嘗宿客舍雇
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魏略曰曹洪家富而性嗇文帝前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
疋洪不稱意及犯法自必死

晉書曰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
實聚錢不知紀極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

之疾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
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

責取家有好事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
於世

後魏書曰崔光韶家足於財而性儉恡衣弊馬瘦食味齷
薄始光韶在都同里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

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方之人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
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
郭子曰王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
督白之公令拾去勅云慎不可使大郎知大郎名悅字長
豫
晉書曰和嶠家產殷富擬於王者然性至悛以是獲譏杜
預以為嶠有錢癖
後魏書曰崔和清河人也為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悛嗇
埋錢數百斛其母季春思革惜錢不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人事部七十三

慈愛 恭勤 智 聰敏 強記

慈愛

說文曰慈愛也

釋名曰慈字也

韓詩外傳曰夫為人父者心懷慈仁之愛以畜養之愛子

不冒髡子不笞

禮記學記曰夫慈者所以使眾也

左傳昭五年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

甘朱均曰少則
自絕甘則分

家語曰孔子曰明君心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

漢書曰翟方進少爲郡小吏號遲鈍因病歸欲遊學後母
愍其志而怜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子脩爲曹操所殺後見彪問曰公何
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
爲之改容

列女傳曰魏孟陽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
有五人皆不愛慈母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罪當死慈母憂
感悲哀帶因減尺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何爲憂懼勤
勞如此母曰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之繼母如爲人母
而不能愛其子何謂慈乎魏王聞之高其義赦其子而復
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侍慈母

老子曰吾有三寶一曰慈

韓子曰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生費功者慈於仁

淮南子曰堯立孝慈使民如子弟

說苑曰魏文侯封次子摯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
倉唐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
聞子問不可謂慈臣願奉使侯何所好太子曰侯嗜晨鳧
好北大倉唐縲北大奉晨鳧文侯賜太子衣一襲令以鷄
鳴時致之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具駕君侯召
我也唐曰來時臣不受命太子曰詩曰東方未明顯倒衣
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文侯大喜倉唐一使文侯
爲慈父摯爲孝子

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西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
之號于無七日之期雖勉厲於延吳實潛慟於余慈

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
之猶若幼童居則對座食則比豆

恭敬

說文曰恭肅也。釋名曰恭供也。自持也。亦言供給事人。敬警也。易小過卦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於恭。而不過於信。易繫辭曰君子致恭以存其位。

易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尚書五子歌曰居民上者奈何弗敬。毛詩小弁曰唯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五偶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又曰昔武王踐祚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不履影。禮記曲禮曰君子恭敬躄節退讓以明禮。

又檀弓上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又少儀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又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又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令而恭敬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又經解曰恭儉莊敬禮教也。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

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麈退而歎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觸槐而死

又襄年四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正賈逵曰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

馬見之閔子馬魯大夫閔馬父也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恭敬

父命何常之有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又昭二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也三命滋益恭三命故

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偪三命而俯俯恭於僇循墻

而走言不敢安行也亦莫余敢侮

論語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又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

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弃

又曰子禽語子貢曰子之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家語曰孔子曰恭則近禮堯舜篤恭以王天下

又曰顏淵將西遊宋問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而已

矣恭則近於禮忠敬則人愛

史記曰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然則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亡徙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奮積功勞孝

文時官至太中大夫恭勤過宮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

式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餽之林雖在

田野其相敬過於賓客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待妻子有禮嘗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看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王隱晉書曰庾袞執事有恪與弟子治藩跪而受條其人曰今在隱屏先生胡不歸袞乃揖而延之正席而坐告之曰何以幽顯易其操者乎樊英別傳曰英嘗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荅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說苑曰魯有恭士名曰机泥行年七十其恭甚益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泥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常恐斧鑕加於泥何釋恭爲又曰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温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

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也

智

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禮記中庸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論語公冶長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

及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備大夫甯俞

又雍也曰智者樂水

又曰智者動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史記曰秦使王稽於魏知范雎賢載入秦至湖穰侯至勞

稽曰君得無與諸遊子俱來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吾聞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下

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人乃止
 又曰樛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又曰晁錯以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
 與漢王挑戰決雄雌漢王笑謂曰吾寧鬪智不鬪力
 漢書曰陳嬰者東陽令史也少年殺其令相聚邑中從之
 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為乃家婦聞先故
 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屬成猶得封侯事敗易
 以亡亡為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范曄後漢書曰魯恭祖父匡王莽時義和有權數號曰智
 囊

干寶晉紀曰相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摠角從伯敦深智之嘗

夜飲允之辭醉先眠時敦將謀作逆因允之醉別牀臥夜
 中與錢鳳計議允之已醒悉聞其語恐或疑便於眠處大
 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其眠吐中以為大醉不
 復疑之
 華陽國志曰任文孫字文公閬中人初武擔山石折文公
 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諺曰任文公
 智無雙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
 則心平
 莊子曰巧者勞智者憂
 尹子曰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
 均勢敵故也
 商君書曰智者見於未萌

申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呂氏春秋曰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

淮南子曰智足以知權者人之英也

又曰裨謹出郭而智以成子產之事

新序曰魏文侯曰智士者國之器也國有智士則無諸侯之憂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何人耶荅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也

論衡曰其智如傾其德如山智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以乃能自道

又曰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

表子正書曰揚子曰莊周何人哉表子曰大而儉重而良禍智人也

孫卿智賦曰血氣之釋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是謂君子之智

聰敏

論語公冶長曰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應奉讀書五行並下

九州春秋曰夏侯淵爲劉備所殺於陽平曹公自長安出斜谷至陽平備拒險守峽王欲還出今日鷄肋官屬不知所謂楊脩便曰夫鷄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還也遂引還

吳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十二為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
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
既切遂誤持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仍置禮於
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沉約宋書曰劉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壅滯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益部耆舊傳曰何祗補成都令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
計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費禕別傳曰于時戰國多事眾務煩猥禕識慮過人每讀
書記粗舉目覽視已充其數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
弈每盡人之歡事不廢也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則禕之
所行旬日之中事多紆滯允為歎曰才力相懸若此之遠
詭苑曰昔鄒忌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

皆輕鄒忌為設妙辭淳于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
等辭詘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
騏驥為立至也是以聰明敏捷欲人之入也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題曰黃絹幼
婦外孫壘曰魏武謂脩卿解不荅曰解魏武帝曰卿未可
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
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小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
於字為好壘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帝亦記
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

世說曰人餉食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為
合字以示眾莫之解次至楊脩便噉曰公教人一口何疑

強記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謂之君子

漢書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一篋張安世憶記之後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長子千秋爲中郎將將兵隨渡遼將軍范朋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東觀漢記曰虞延字子大爲郡督郵光武東巡路由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詔呼延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對可觀其陵樹林梓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謝承後漢書曰應奉嘗詣彭城相表賀賀時出行閉門治車車師門內出半面視奉奉卽委去別後數十年於道路見車師識而呼之

又曰吳郡陸續初仕郡戶曹史飢荒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賦幾何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誤謬

又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

表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神交及其奔朗陵而歸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季方尙少跪曰高聞大人荀君言甚善竊聽之甑壞飯成糜寔曰汝聽談解乎謹曰唯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辭二公大悅

典略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初從堂僉季度受春秋左傳借本便諷

魏志曰初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誦否曰能卽暗誦之不差一字觀人碁局壞碁爲復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嘿

識如此
吳志曰朱栢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妻子悉識
晉中興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種楊柳人有竊之
殖于其家侃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所殖乎時以爲神
益部耆舊傳曰張松識達精異劉璋遣曹公楊脩以公所
撰兵書示松飲譙之間一省卽便闡誦
彌衡別傳曰衡字正平黃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見
蔡伯喈所爲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各歸章陵自
恨不令吏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所言唯第四行
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因援筆書之初無遺失唯兩字
不着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邕之女年六歲邕鼓琴弦絕琰曰

第一絃邕故斷其一絃問之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琰
曰第四絃

世說曰夏侯策魏文示其爵里刺一見之悉憶

俗說曰栢宣城喪後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
得栢温以弟買得質羊羊主家富謂栢言僕乃不須買得
郎爲質但郎家貧幸可爲郎養買得郎即車騎冲也後爲
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猶識之呼來問公識
我否荅云不識栢公曰我是昔日買得郎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此乃若法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三

人事部七十四

勇一

釋名曰勇踴也見敵踴躍欲擊之也

說文曰勇氣也從力用聲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稱爾戈比爾千立爾矛予其誓勗哉夫子尚桓桓孔安國曰桓桓

武貌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又曰亦有熊羆之士弗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

如熊羆之士也如熊羆之士也

毛詩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賈父御卜國爲右馬
驚敗績公墜左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賈父曰他日不
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而其勇不義而魯
又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鄭玄曰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
又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
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
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左傳曰公及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
三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
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
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乎暉曰吾未獲死所
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
堂杜預曰周志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崇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之死而不義非勇也

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名無勇而黜之亦其所也謂上不
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衛旣陳以其屬馳
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
也

又曰晉郟克及齊侯戰於鞍齊高固入晉師礮石以投人
礮杜預曰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
走欲自日欲勇者賈其餘勇賈買也言己有餘勇欲賣之也

又曰樂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
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
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
又曰楚平王執伍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貞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
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
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
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貞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用食乎楚
人皆殺之

又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
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
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他日夫子則勇矣
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
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

又曰楚白公勝將作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
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
可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
者去之

又曰楚自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焉對曰予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予勿言曰不言將烹乞
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又曰晉楚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首師乃止言二人皆有能

又曰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不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

陰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殖綽郭最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板數識門板數其可以與此乎

周官曰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河圖曰勇敢重瞳宋均注曰項羽也又曰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

家語曰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鷄佩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之子路後服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又曰孔子將之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良有勇力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出之

又曰孔子北遊登平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

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也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

勇哉

史記曰毛遂隨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案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
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胡不下吾
乃與爾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案劍而前曰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叱者何且遂聞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
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
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先
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天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孟賁許慎曰荆成古勇士孟賁衛人也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又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
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又曰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求可使
秦者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謀且可使乃使
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得璧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
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
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
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
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戲無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
碎於柱矣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
請召有司案圖十五城與趙相如見其詐乃謂曰趙王送

璧時齋五日大王亦宜齋五日乃敢上璧秦王許相如就舍使其從者衣褐裹璧亡歸趙秦王齋竟引相如相如曰自秦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盟約者臣恐見欺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王若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得罪於大王臣知欺大王當誅請就湯鑊秦遂厚遇之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不與秦璧後秦趙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缶因跪請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某

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趙亦盛設兵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卽壓境君其圖之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又曰樊於期奔燕丹計無所出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爲人智深而勇抗可與謀太子因謁光光言荆卿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洩也田光跪而笑曰諾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之留意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

又曰秦將李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汙水卒得破丹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四

人事部七十五

勇二

漢書曰韓信數以策干項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楚官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上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信謂漢王曰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噫嗚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匹夫之勇也

又曰齊哀王弟章高后封爲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醢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若生而王子安知田乎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
章曰深耕穰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嘿然
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
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許其軍法毋以罪
也因罷酒

又曰江都易王非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
有才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破徙王
江都治故吳國以功賜天子旗旌

又曰李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耶爲

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

或曰确音角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

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
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

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
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
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服虔曰黃
肩髀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
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
奴乃解去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爲東平相時王素驕不奉法尊
謂王曰天下皆言王勇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
色欲格殺之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
奔走至恐水決爲害尊躬率吏臣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
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
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
民皆走唯一主薄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

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秩尊中
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又曰朱雲字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身長
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
又曰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後徙金城令居以六郡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
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
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自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
郎
又曰項羽下相人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少學書劍不
成季父梁怒羽曰書足以記姓名劍一人敵不足學也

梁奇之教以兵法籍大喜遇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梁與
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會七月陳勝起兵
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則
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栢楚將梁曰栢楚
亡人獨籍知其處請召籍受命籍遂斬守頭因擊殺數十
百人府中讐伏梁遂舉郡中得八千人渡江而去至下邳
軍已六七萬邯鄲人范增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
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若立楚後亡秦必也梁然
之梁於是立懷王孫心爲楚王是爲義帝從民望也鄱盱
貽梁自號武信君師次定陶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今卒惰矣秦兵日益爲君危之梁不聽秦將
章邯兵至擊楚大破梁戰死義帝以宋義有先見徵爲上
將軍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籍謂

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乘其弊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夫擊敵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日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之乃置酒高會留四十六日不進是時天寒士卒飢凍籍曰國家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籍乃斬宋義於帳中左右懾伏莫敢枝梧悉發兵渡河沉舟敗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乃大破秦兵虜王離諸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師次鉅鹿會戰夜坑秦卒二十萬人入關署咸陽殺子嬰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王相持五年後漢兵大會垓下食盡與漢王戰不利圍之夜聞漢軍作楚歌聲驚曰漢已得

楚乎遂與從騎者八百人夜潰圍南馳漢令騎將漢嬰追至東城籍唯單騎自知智窮乃大呼躍自刎而死遂爲五將各分一體漢王以魯公葬於穀城諸項賜姓劉又曰樊噲沛人也身長八尺家貧以屠爲業後爲高祖參乘高祖項羽會鴻門因飲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可以劍舞便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曰軍中無以爲樂臣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時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漢王時帳下唯有張良噲居營門外聞事急乃持楯撞入立於帳下項羽曰之問誰張良曰漢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咀彘肩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何憚卮酒且漢王入關定咸陽曝師于灞上以待大王今大王至而聽小人言與漢王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嘿然噲因曰揮漢王佯如廁遂與噲輕騎歸

營漢王即皇帝位封噲爲武陽侯後從上擊陳希有功遷左丞相又從上破黥布後上病惡見人群臣莫敢入噲排闥直入大臣等隨之噲曰陛下起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不見臣等計會國事獨與一宦者處幽室中絕不見臣等陛下豈不思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

又曰天漢二年貳師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李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劔客也願得一隊到蘭于山以分單于兵無令專嚮貳師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願以少擊衆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又曰李敢勇禹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後愬之於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斬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無殺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中尉鄧都敢加少年時惜其名行是時心以勇聞布以諾聞關中

范曄後漢書曰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安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

又曰帝使王霸與馬武攻周建蘇茂救建與武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戲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又日中郎將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
繩索相懸上通天山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
畜生財物

東觀漢記曰劉伯升都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
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
爲者耶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
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又曰祭遵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
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舉袂掩口血流裊中衆見遵
傷却退遵呵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又曰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
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
子手中耶

又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
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爲死
又曰永平中竇固擊匈奴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
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典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
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
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
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
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
善遂將吏士狂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其使明日乃還
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
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震怖竇固具上超功
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

而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虞多益爲重煩

又曰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嘗遇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去對机據牀卧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語言不懌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蕃臣不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播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又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拔邯鄲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傳召復曰吏士飢且朝飯復曰先破之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合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

又曰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將苟宇所拘劫序素有氣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無令鬚汚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賊操兵弩欲裸奪婦女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勇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

謝承後漢書曰彭脩字子陽會稽人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曰父辱子死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勇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魏志曰龐德將所領與曹仁共拔宛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親與羽交敵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又曰曹仁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周瑜瑜將數萬人來攻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仁望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氣奮怒甚將壯士數十騎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出金兵賊乃退

又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械詣府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少孤召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騎討虛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又曰劉擘字子揚淮南成德人也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擘時年二十餘會太祖遣使諸州有所案問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擘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擘因自引佩刀以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

魏書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爲都尉誓爲父子遷至中郎將卓每以布自衛布嘗小失於卓卓拔戟擲之布趨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布後應王允於掖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布自南陽投表術自術投表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嘗御良馬號赤兔能馳城飛壘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乃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洛陽後復從表術攻劉備於沛破之曹公自將至下邳擊布降之見曹公曰今日已後天下定矣公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布耳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一言乎曹公笑曰縛虎不得不急遂縊殺之又曰張遼字文遠爲蕩寇將軍陳蘭梅成叛太祖討之蘭入灑山灑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蘭成首太祖論功曰

登天山峻險遼之功也增封假節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先登陷陣大破之太祖遣遼屯合肥給遼母車輿兵馬遂詣屯所勅遼母至所在令道從出迎觀者榮之江東小兒啼恐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矣又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絕人太祖初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太祖征韓遂馬超等軍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指褚褚暝目眇之超不敢動數日會大破超等軍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又曰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三十四人談其大變時與具軍中
 將軍數知前中源律知帝之親自北故也
 劉安亦太師自前謂日禪之豈不流國地日會大難
 其樂會也暇日轉備操太師孫韓海鼓等軍馬會請
 天子將林羊特恩員八入大十圖也其人太師時見日
 既購香榮之丘東小辰漸恐之日蓋來靈泰無不立矣
 頭帝彭州車與兵亂並歸少亂時靈將至遇奔令旅奔山
 後暴其城孫孫八百人共登州刺大難之太師靈事合
 送天山越劍靈之其止在走難簡經林孝十州事會合

